
馬乘風著

中國經濟史
(二)

第二冊 目錄

第一編 漢代政治經濟之史的發展

第一章 從農民暴動到地主政權之建立

一 楚漢過渡中之社會經濟

二 地主政權建立後之經濟政策

三 太平世界之七十年代

第二章 對外戰爭與經濟破壞

一 對外戰爭之經濟上的困難

二 對外作戰之直接的經濟損失

三 由於對外戰爭而來之惡政種種

第三章 財富集中與階級關係之剪狀差的發展

一 財富集中之實況·····	三九
二 財富集中的方式·····	四九
三 富貴的社會層之駢奢淫佚·····	六三
四 貧民生活窮困之一般·····	八九
五 貧民騷動之到處發作·····	九五

第四章 王莽朝政治之荒亂及社會經濟之破壞····· 九八

一 對外政策之失當·····	九九
二 貨幣制度之紛亂·····	一〇二
三 曇花一現之土地方案·····	一〇五
四 徵斂苛細之工商政策·····	一〇九
五 政治之貪暴·····	一一一
六 刑法之繁擾·····	一一三
七 經濟破產之實況·····	一一五

第五章 農民暴動及其諸過程····· 一二〇

一 農民軍與王莽軍之鬭爭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
二 農民軍與地主軍之鬭爭……………一二六

三 地主軍與地主軍間之鬭爭……………一三八

第六章 地主政權之再建及其八十年間之粗安……………一四二

一 東漢初年之經濟政策……………一四二

二 新興貴族及地主階級之活躍……………一四九

三 八十年間之勉強強強的安定……………一六二

第七章 社會經濟之逐漸的破壞……………一七一

一 貪惡到極點了的政治……………一七二

二 爲對外戰爭所疲困了的社會經濟……………一九〇

三 爲天災水旱所襲擊了的社會經濟……………一九六

四 經濟破產之諸實況……………二〇〇

第二編 漢代純經濟過程之橫剖……………二〇七

第一章 漢代農民生產之諸問題……………二〇七

一 農業之經濟地位·····	二〇七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 生產工具·····	二〇八
-------------	-----

三 生產的動力·····	二一〇
--------------	-----

四 勞動編制·····	二一二
-------------	-----

五 耕種方法·····	二一五
-------------	-----

六 灌溉事業·····	二一八
-------------	-----

七 生產量·····	二二〇
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章 漢代工業製造·····	二二二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 官家工業·····	二二三
-------------	-----

二 民間工業·····	二二六
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三章 奴隸制度與漢代之社會經濟的結構·····	二二九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 奴隸社會是必經的歷史階段嗎·····	二二九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 兩漢是中國的奴隸社會時代嗎·····	二三六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三 從兩漢的奴隸史料中看兩漢的奴隸地位·····	二四六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四	從生產過程上論兩漢之奴隸地位·····	二七五
五	從剝削形態上論兩漢之奴隸地位·····	二九二
六	從人口問題上論兩漢之奴隸地位·····	二九七
七	從希臘羅馬的基點上論兩漢之奴隸地位·····	三〇三
八	小農社會底諸景象·····	三二七
九	結論·····	三三一

第四章 漢代人口消長及土地制度····· 三二三

一	漢代人口政策及其人口消長·····	三三三
二	漢代人口之分佈狀況·····	三三七
三	墾田概況與土地兼併·····	三五二
四	政府救濟與學者之均產運動·····	三五四

第五章 漢代商業之多面的考察····· 三五九

一	漢代商業發展的諸歷程·····	三五九
二	在市場上所常見的諸商品·····	三六七

三 商業都市的發達·····	三六八
四 對外交換之點點滴滴·····	三七七
五 高利貸底權威之擴大·····	三八五
六 地主政權對商人活動之抑壓·····	三九〇
第六章 論貨幣制度·····	三九九
一 兩漢幣制之演變的諸過程·····	三九九
二 黃金時代及其沒落·····	四一二
第七章 漢代物價漲落及生活程度之一般·····	四二〇
一 物價種種·····	四三〇
二 生活程度之一般·····	四三七
第八章 論賦稅制度·····	四四〇
一 概論·····	四四〇
二 田賦·····	四四四
三 人頭稅·····	四四八

四 工商稅·····	四五二
------------	-----

五 雜稅·····	四五六
-----------	-----

第九章 漢代國家財政之收支概況·····	四五九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 社會經濟與國家財政·····	四五九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 中央對地方財政控制之史的發展·····	四六二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三 財政管理機關·····	四六四
---------------	-----

四 財政收入狀況·····	四六六
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五 財政支出狀況·····	四七一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冊

第一編 漢代政治經濟之史的發展

第一章 從農民暴動到地主政權之建立

一 楚漢過渡中之社會經濟

農民暴動的誘發，常是由於飢寒，但農民暴動的騷亂，又使飢寒的程度加深，這是在歷史上所屢屢看到的。秦末社會經濟的破爛，已使廣大的民衆，無以爲生，故不能不起而暴動，但暴動一騷發，社會經濟愈加窮爛了，這一過程，在歷史上名之曰：『楚漢之交。』爲時約十年光景。

在這十年之中，生產機構，瀕於停滯，因而穀價高漲，民生維艱，兵匪交劫，人口銳減，社會元氣，可謂摧殘殆盡！史記平準書把當時的情況，形容得很淒慘，牠講：

「漢興，接秦之弊，丈夫從軍旅，老弱轉糧餉，作業劇而財虧，自天子不能具鈞駟，而將相或乘牛車，齊民無蓋藏。」

我們再從當時的糧食缺乏及穀價高漲之諸種情況來看，史記鄼生陸賈列傳說：

「楚漢久相持不決，百姓騷動，海內搖蕩，農夫釋耒，女工下機，天下之心，未有所定也。」

這把當時糧食缺乏之原因，指示出來了，因為農夫們都被徵發去打仗，把生產工具扔下，佩上了武裝到戰場去拚命，當然啊，田園一定是要荒蕪的，農產物一定是要大大的減少的，穀價一定是要高高的飛起來的。史記和前漢書上關於此種情形說的很多，我們摘幾條寫下：

「今歲飢民貧，卒食半菽，軍無現糧。」（項羽紀）

「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，軍無現糧。」（史記蕭相國世家）

「物價騰躍，米至石萬錢。」（史記平準書）

「楚漢相距滎陽，民不得耕種，米石至萬。」（前漢書貨殖傳）

「漢興，諸侯並起，民失作業，而大飢饉，凡米石五千，人相食，死者過半。」（前漢書食貨志）

「關中大飢，米斛萬錢，人相食，令民就食蜀漢。」（前漢書高祖紀）

「丁壯苦軍旅，老弱罷轉輸。」（前漢書高祖紀）

「兵不得休八年，萬民與苦甚！」（前漢書高祖紀）

由於穀糧缺乏及價格高漲，國計民生，困難已極，許多人被餓死，或則人吃人，以致人口大量的減少，再加兵馬屠殺，人民之死亡更多。我們再引史記和前漢書作證：

「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，所過無不殘破。」（史記高祖紀）

「項羽大破漢軍，漢軍入穀泗及睢水死者二十餘萬人，睢水爲之不流。」（史記高祖紀）

「項羽嘗攻襄城，襄城無遺類皆坑之，諸所過無不殘滅。」（史記高祖紀）

「項羽遂燒夷齊城郭，所過盡屠破。」（史記田儼傳）

「今陛下起豐沛，卷蜀漢，定三秦，與項羽戰，榮陽成皋之間，大戰七十，小戰四十，使天下之民，肝腦塗地，父子暴骨中原，不可勝數，哭泣之聲未絕，傷夷者未起。」（前漢書雲敞傳）

「訖高帝十二年，侯者百四十三人，時大城名都，民人散亡，戶口可得而數，什纔二三，是以大侯不過萬家，小者五六百戶。」（前漢書功臣表）

據這諸多的紀錄，我們當可瞭然於秦漢之際社會經濟凋殘窮爛之一般了。

二 地主政權建立後之經濟政策

在這樣一個凋殘窮爛的經濟基礎之上，我們要研究漢家政權怎樣穩定起來。

從歷史上看，歷代的農民暴動，多是由於經濟上的飢餓以及政治上的壓迫，逼得農民們生活不下去，所以纔挺而走險，揭竿起義，但是，他們的內心卻是永遠的企待着一個安定局面的來臨，騷動只是一種非常的變態現象，所以歷代的創業之英主都很能認取這一歷史的教訓，於奪得政權之後，即刻施行諸多的爲農民意識所渴待的

安集勞來之設計，我們在西漢之初，正好看到這樣最典型的例子。

漢家自地主政權建立之後，牠所施行的經濟政策，可分爲下列數項：

(1) 安定社會秩序

人民飄蕩於兵荒馬亂的生活中，久已疲倦萬分，極希望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秩序，得以休養喘息於其間。西漢初年的幾位皇帝，都很清楚的認識到這一點，所以「漢興之初，反秦之敵，與民休息，凡事簡易，孝惠垂拱，高后之時，天下晏然，民務稼穡，衣食滋殖，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。」（前漢書循吏傳）秦朝取得了中國政權之後，無限制的奴役民衆，使一切人們都疲於奔命，不得安居樂業，所以招致了猛烈的反抗，使秦朝政權因以中斷。漢家自身即親眼看到這種情形，所謂「殷鑒不遠，在夏后之世，」所以牠竭力糾正這種錯誤，凡事求其簡而易行，以不擾民爲原則。

人民因戰亂而流亡他鄉者，則勸其各歸本住，因飢饉而淪爲奴隸者，則免爲庶人，復其自由，因犯法而陷於罪戾者，則豁然赦免，不追前錯，總之，過去的一概都不提了，以後種種，希望大家各自的努力，這就是與民更始的意思。像這種實際的例子，在前漢書高祖紀中，可以揀幾段來看：

「民前或相聚保山澤，不書名數，今天下已定，令各歸其縣，復故爵田宅，吏以文法教訓辨告，勿笞辱。」

一面勸人民安歸本住，同時，又囑咐地方官吏要以和言悅語，曉導人民，不得用強制的手段，辱打或責罵人民，這種溫情政策，正是收羅人心的最妙的方法。

「民以饑饉自賣爲人奴婢者，皆免爲庶人。」

「兵不得休八年，萬民與苦甚，今天下事畢，其赦天下殊死以下。」

已經失掉了自由的奴隸和已經失掉了生命的犯囚，經此皇恩浩大的豁免且赦，那得不感激垂涕呢！

(2) 減輕農民負擔

當時的生產基礎，仍建立於農業之上，所以農民的地位，非常重要，在過去，農民在秦朝政權之下，一困於賦稅之重，再苦於徵役之煩，所以暴動四起。漢家政權雖然是反農民的地主政權，但其開端的措置，較秦朝實爲溫和，力役之征是大大的減少了，賦稅也較前爲輕，如前漢書食貨志載：

「漢興，天下既定，高祖約法省禁，輕田租，什五而稅一，量吏祿，度官用，以賦於民。」

又前漢書高祖紀載：

「欲省賦甚，今獻未有程，吏或多賦以爲獻，而諸侯王尤多，民疾之，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或以其口數率，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。」

這是爲糾正諸侯王及官吏之征賦無度而設的。

及至孝惠高后之時，「海內得離戰國之苦，君臣俱欲無爲，故惠帝拱已，高后女主制政，不出房闥，而天下晏然，刑罰罕用，民務稼穡，衣食滋殖。」（前漢書高后紀贊語）

所謂「無爲」、「垂拱」，都是駕御農民的最妙的方法，如果政府不去苛法厲禁，打擾農村，這一般安分守己

的鄉愚，沒有一個人會願意造反生事的。他們事願出死力苦耕於田野之中，只要不出乎他們底負擔能力以外，按期的完糧納稅是毫無問題的。

訖乎文景兩帝，成爲西漢社會經濟的黃金時代，國家無事，人民得息肩於田畝。至於今日，一般篤古懷昔之士，一提文景兩代，猶不勝其緬戀徘徊之情，其所以能如此令人嚮往者，實有其不可磨滅之政績存焉。茲據前漢書所載，錄其減賦省役之事於左：

『文景務在養民。』（武帝贊）

『文帝偃武修文，丁男三年而一事。』（賈捐之傳）

『文帝二年詔曰：「民謫作縣官，及貸種食未入，入未備者，皆赦之。」』（文帝紀）

又同年詔曰：

『農，天下之大本也，民所恃以生也，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，故生不遂，朕憂其然，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，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。』（文帝紀）

又於十二年詔曰：

『道民之路，在於務本，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，而野不加辟，農民甚苦，而吏莫之省，將何以勸焉，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。』（文帝紀）

十三年詔曰：

「農天下之本，務莫大焉，今勤身從事，而有租稅之賦，是謂本末者，無以異也！其於勸農之道未備，其餘田之租稅。」（文帝紀）

這些話，聽來是多麼的娓娓和善，雖然，我們不敢恭維他爲農民政權，但較之一般橫征暴斂的專制魔王，總算是可愛的多了。也可以說是乖巧的多了。

景帝承文帝富庶之餘烈，亦知兢兢業業於農務，於其後二年詔曰：

「雕文刻鏤，傷農事者也，錦繡纂組，害女紅者也，農事傷則飢之本也，女紅害則寒之原也，飢寒並至，而能無爲非者，寡矣！朕親耕，后親桑，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，不受獻，減太官，省徭賦，欲天下務農桑，素有畜積，以備災害。」（景帝紀）

這一篇駢句的詔令，是我們在私塾學校讀古文時就背誦得爛熟了的，牠十足的代表着重農的思想。

據前漢書食貨志所載，「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，三十而稅一也。」可見景帝之重農，不僅是託之於一紙詔令，而且實際上也作到了幾分。

因爲國家對農業的維護，政府也作到「省刑罰，薄賦斂」的工作，所以當時的農村表現着一種熙雍優愉的景象，這在我們下面的一節，就會提到的。

（3）緊縮國家財政

西漢初葉，諸帝均能儉樸治世，社會風氣，亦較武帝以後爲儉質，所以公私之費，只以實際上所確切需要爲原

則，不事奢華浮麗，這是社會經濟破爛過後之收拾整頓的應由的途徑，唯如此，而後社會經濟方得以再見充實。

前漢書貢禹傳言：「高祖孝文孝景皇帝，循古節儉，宮女不過十餘，厩馬百餘匹，孝文皇帝衣赭屨革，器無雕文金銀之飾。後世爭爲奢侈，轉轉益甚，臣下亦相倣效。」

又東方朔傳言：「孝文皇帝，貴爲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身衣弋綈，足履革鳥，以韋帶劍，莞蒲爲席，衣赭無文，集上書囊，以爲殿帷，於是天下望風成俗。」

最能够描寫出文帝之儉約者，是前漢書文帝贊中之一段話，牠說：

「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，宮室苑囿車騎服御，無所增益，有不便，輒弛以利民。嘗欲作露臺，召匠計之，直百金，上曰：「百金，中人十家之產也，吾奉先帝宮室，常恐羞之，何以臺爲？」身衣弋綈，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，帷帳無文繡，以示敦樸，爲天下先；治霸陵皆瓦器，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，因其山不起墳。」

孝文帝這樣的敦樸節儉，常爲後世之聖君賢相所傾慕之標準人格，亦足證其遺風流澤之優美矣。若是有人以爲文帝之節儉，只是個人的私德問題，無關於國計民生，我們就要反問他：如果文帝也如其後世之子孫武成桓靈一樣，宮女數千人，東宮西殿，布列京畿，錦繡金珠，裝飾綺麗，揮天下之財，供後宮之費，那麼，其對於國家經濟將耗損到何種程度呢？雙雙相形之下，纔知道貢禹傳所謂「宮女不過十餘」的孝文帝在其對於國家經濟上所盡之功能而論，實亦值得稱許。復次，我們可以用同樣的口氣來說，如果孝文帝也如其後世之子孫孝武帝一樣，爲拜迎神仙，乞求長生不死，於是大起樓殿，金飾綺柱，以爲仙人遊幸之地，對於倡導仙術之方士，又不惜賜之以萬金，妻之

以公主，酬之以高爵，結果，豈不是同樣的會鬧得仙術未得，而民勞財匱嗎？如果孝文帝又如其後世之子孫孝成帝一樣，爲營造墳陵，調發關中關東之民數萬人，夜以繼日的工作，起平地爲山陵，用力至於五年之久，而工程猶未完成其半，到後來，知其終難成功，於是又易地而另起新陵，結果，豈不又是民怨沸騰，四海困窮嗎？把他們的行爲以之與不營宮室不起墳陵的孝文帝相比，則何者對於國家經濟有利，自屬顯而易見之事。

基於此種論據，我們認爲政府當局之儉奢與否，對於國家經濟亦起了重大的影響，孝文帝之儉約，雖係其個人私德，亦未始非國家經濟之幸。

景帝遵文帝之舊規，以純樸易風移俗，前漢書景帝贊言：

「漢興，掃除煩苛，與民休息，至於孝文，加之以恭儉，孝景遵業，五六十年之間，至於易風移俗，黎民醇厚，周云成康，漢言文景，美矣！」

(4) 抑制商人發展

在重農政策之下，賤商是必然的，因爲商人與農民底利益，在諸多場合之下是彼此衝突的，前漢書食貨志載有鬼錯的一段話，最能道出農商衝突之要點，其言曰：

「今農夫五口之家，其服役者不下二人，其能耕者不過百畝，百畝之收，不過百石，春耕夏耘，秋穫冬藏，伐薪樵，治官府，給繇役，春不得避風塵，夏不得避暑熱，秋不得避陰雨，冬不得避寒凍，四時之間，無日休息，又私自送往迎來，弔死問疾，養孤長幼在其中，勤苦如此，尙復被水旱之災，急政暴虐，賦歛不時，朝令而暮改，當具有者